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後三國石珠演義 第十七回 玉鑾計擒黑魚精

話說那將見郝魚說是瑯琊王軍馬，連忙滾鞍下馬，說道：「原來正是瑯琊王大軍，小將乃河內督府周茂麾下秦志和是也。前日周茂得瑯琊王檄文，要親自引兵到來，恐防河內有失，特差小將引軍五萬，前來助戰，望將軍報知瑯琊王。」郝魚見說，連忙回身入內，與司馬觀說知。司馬觀甚喜，即召入秦志和相見。秦志和竟入營中，參見已畢，見司馬觀軍士單弱，說道：「大王奉詔出師，乃如此兵微將寡，豈能拒敵？」司馬觀見說，不覺面有慚色，將前屢戰屢敗，陸機被殺，稽紹死節，及杜考、孟玖等降敵，至於失陷汲郡，後來烏夢月連擒賊將，又被侯有方布起黑霧，殺敗原因，備細述了一遍。秦志和道：「原來如此。如今大王卻待何如？」司馬觀道：「如今正在商量，要往河內來，同你主將一齊破敵，卻得將軍到來，足稱吾懷。」秦志和道：「小將原奉主帥之命，來助大王破敵。今大王既然兵敗將亡，小將這枝兵馬也難保其必勝，不如收兵竟入河內，與王師合謀，另尋良策，恢復汲郡，正是上策。」司馬觀允從。即時傳下令旨，與秦志和合兵一處，竟望河內而去不提。正是：

當年軍馬如流水，今日三軍似曉星。

不說司馬觀兵入河內去了，再說弘祖捉了烏夢月，回到營中，恰好呼延晏、石季龍、慕容廆、姚仲弋陸續俱到。侯有方也收了法，一齊回營。見烏夢月已被擒，大家不勝之喜。弘祖便叫去其縛，請入帳中，問其姓氏。夢月至此，不得不說，遂將姓名說知，並將司馬罔劫取，及隨瑯琊王前情告訴一遍。劉弘祖道：「尊公正為此事起兵前來，要與小姐報仇，不期小姐反在他軍中，連敗吾將，英雄無敵。今日合該使小姐父子重逢，誠天意也。」

正說間，只見一將飛馬而來，到了營前，竟自下馬入營。眾人一看，原來不是別人，正是行軍副元帥烏桓。與眾人一一相見已畢，回轉身來，見烏夢月，不覺大吃一驚，連忙問道：「你幾時到此的？為甚麼不來見我？」夢月見說，不敢開口，拜伏於地。

劉弘祖便替他將前情細細說明。烏桓道：「只說晉營中有一員女將，甚有能名，不料就是你。」遂用手去扶他，坐於背後，對劉弘祖道：「此女未生時，先妻曾夢吞一輪明月，因而誕育。如今已是長成，雖有些武藝，卻未曾受聘，老夫有一言欲告知元帥，不識可否？」劉弘祖道：「副元帥有話，願聞其詳。」烏桓道：「當時在鄴都相會時，老夫就想著此女，情願配與元帥為妻，因被司馬罔劫去，未知他生死何如，所以未敢啟口。今既無恙，便當遂吾初心，乞元帥勿辭。」弘祖聽說，暗暗歡喜，說道：「只恐不足以當令愛之選。」烏桓道：「元帥英才蓋世，何言之謙也？」弘祖還要推辭，只見石季龍、慕容廆、呼延晏一齊說道：「烏小姐非元帥不足以入選。元帥非烏小姐不可以為配，正是英雄遇英雄，事非偶然，小將等情願為媒，共諧秦晉，元帥萬不可推辭。」弘祖聽說，遂不敢再推。當下天色已晚，弘祖命軍中置酒與諸將賀功，各各盡歡而散。

至明日，著人探聽司馬觀消息，回報已入河內去，便令拔寨而起，同了石季龍等，一同入城，竟至帥府坐下。諸將參謁已畢，烏桓又談起夢月親事，弘祖便令陰陽官擇日。陰陽官不敢耽誤，擇定來月初八日，諸煞不犯，可以成親，回報了弘祖。弘祖便請石季龍、慕容廆為媒，先下了一應常禮。至初八日，弘祖身著大紅吉服，騎了烏龍驢，一對對的排下許多儀仗。石季龍、慕容廆相陪，鼓樂喧天，竟至烏府取親。烏桓也穿了大紅吉服，親送夢月到帥府。拜過天地，吃過合巹，夢月揭去錦袱，弘祖將他一看，比前日臨陣，更覺嬌媚，弘祖不勝大喜，出外殿陪眾人飲酒，散訖，竟入洞房深處，與夢月解衣就寢，共效鴛鴦之樂。是夜二人歡娛，不可名言。有詩為證：

帳裡鸞鳳喜合雙，圍紅倚翠爛芬芳。  
芙蓉水月添香豔，錦繡衣裳御晚妝。  
滿臂胭脂新款款，半牀雲雨自忙忙。  
魂消豈得逢人道，從此歡娛樂未央。

弘祖明日起來，拜謝了石季龍等眾人，遂寫表遣人入晉陽奏知石珠。石珠甚喜，差刑部尚書方仲山，齎送禮物前來賀喜。弘祖免不得排酒相待，留了兩日，送他去了，便聚眾將商議起兵去打河內。石季龍道：「元帥新婚，未可出兵，且待兩月之後起兵未遲。」劉弘祖道：「豈可因私事而忘國家？」堅意就要出兵。諸將不敢違拗，只得依從。弘祖傳令點起十五萬兵，用俞家軍為前隊先鋒，令杜考、孟玖同著姚仲弋守城，其餘隨軍進徵。大軍出了汲郡，競望河內而來。一路上但見飄飄揚揚，旌旗招展。正是：

花迎劍戟星初落，柳拂旌旗露未乾。

不一日到了河內，弘祖傳令離城十里扎住營寨。遣巡哨游擊王濬，齎書通知瑯琊王，是月廿八日決戰。王濬領命，竟入城到帥府拜見瑯琊王，呈上戰書。瑯琊王看了怒道：「劉弘祖那廝，大為可惡，又敢來河內討戰。」就要將王濬斬訖。郝魚諫道：「兩國相爭，不斬來使。殺他無濟於事，大王但准他廿八日決戰，至期小將自有計策，管叫他片甲不回便了。」司馬觀依言，便批廿八日准戰，打發王濬去了。一面整頓廩餼，不須煩敘。那王濬帶了回書，回報弘祖，弘祖賞了王濬，只等廿八日遣兵出戰。

至期，弘祖集諸將到帳下，問：「誰敢出兵，去建頭功？」只見行軍副元帥烏桓出班說道：「老夫願出兵去，先建頭功。」劉弘祖大喜，撥兵一萬，令孫約、趙得為左右先鋒，竟望河內殺奔而來。城內瑯琊王使郝魚迎敵。郝魚得令，結束端正，引兵開西門殺將出來。兩下各射陣陣腳，通了姓名。郝魚使起狼牙棍，烏桓使起大刀，一來一往，鬥三十餘合，不分勝敗。趙兵陣上，忽然湧出孫約、趙得一齊殺來，郝魚看見，將狼牙棍一閃，跳出陣外就走。孫約、趙得要奪頭功，爭先趕上，被郝魚回轉身飛起一棍來，將孫約打死馬下。正是：

可憐一陣身先死，長使孤魂恨郝魚。

趙得見打了孫約，回馬便走，不期郝魚的馬來得甚快，隨後趕上，又飛起一棍來，趙得那裡措手得及，竟被打出腦漿，也死於馬下。可憐：

將軍空逞軍前勇，樂得身名喪此時。

烏桓見一陣損了二將，不勝大怒，提大刀向郝魚劈面砍來。郝魚的狼牙棍更使得純熟，迎住了大刀又戰有三十餘合，烏桓不能取勝，拖刀就走。郝魚後面緊緊追來，烏桓看他來得至近，背砍一刀，恰好劈著郝魚頭盔，只聽得一聲響亮，一道黑光沖霄而起，不見了郝魚。烏桓見了，大吃一驚，不敢戀戰，只得收軍回寨，對弘祖道：「老夫引兵出戰，不期撞著晉將郝魚，折了孫約、趙得，老夫大怒，將他砍了一刀，只見一道黑光，就不見了，竟不知他有什麼法術，唯元帥定奪。」弘祖聽了，沉吟半晌，說道：「岳父且自請便，待我與軍師計較，一定要捉他，與孫趙二將報仇。」烏桓見說，退出帳外去了。

弘祖便與有方商議如何服他，忽報趙王石珠從晉陽打發司徒袁玉鑾，押糧十萬斛來濟軍中之用。並齎金帛御酒，犒賞將士。弘祖連忙接入，與眾人各各相見已畢，敘過了寒溫，弘祖便將糧來散給各營，金帛犒賞諸將。當下就擺宴席，將石珠所賜御酒打開，與諸將共享。飲酒中間，袁玉鑾問起近日勝負如何。弘祖道：「托主上洪福，自出兵以來，連得了幾個大郡，殺得晉司馬觀片甲不回，逃進河內。但河內有一郝魚，極其兇猛，兼有幻術，今日烏元帥與他交戰，被他連殺二將，不能勝他。正與侯軍師商議破彼之策，恰好司徒到來，不知司徒有何法術可以擒之？」玉鑾道：「量一郝魚有何本事，待我明日先與他見一陣，看他如何，再擒服他，未為晚也。」弘祖大喜，當夜各各盡歡而散。

次日，玉鑾結束齊整，坐了金毛吼，提了方天畫戟，引兵三千，竟來城下索戰。城上人看見，忙報知司馬觀。司馬觀即令郝魚迎敵。郝魚得令，忙引兵出城，看見一員女將，喝問道：「女將何名，敢與我挑戰？」玉鑾道：「我乃趙國司徒袁玉鑾是也。你是何人，可就是郝魚麼？」郝魚道：「我便是姓郝名魚，你待要怎麼？」玉鑾道：「聞你善行妖術，我特來擒你。」郝魚道：「烏桓

尚被我連斬二將，殺得他奔走不暇，諒你一女子，有何本事，敢出大言。不要走，看棍！」說罷，就提起狼牙棍打來。玉鑾大怒，舞起方天戟接住，就是一場大殺。但見：

一個是紅粉佳人，使的是方天戟；一個是黑面魚精，使的是狼牙棍。

戟打棍，如蟒蛇奔潰，棍打戟，如猛虎翻身。

一個是金毛吼，顯的仙家風味；一個是高頭馬，儼然戰將英雄。金鼓聲聲不絕，徵雲慘慘行間。

戰有一個多時，袁玉鑾撥轉金毛吼，回身便走，郝魚緊緊趕上，馬尾相銜，被玉鑾回手一戟，喝聲著，刺中郝魚馬首，那馬負痛，將郝魚掀下馬來。玉鑾看見，再復一戟，望郝魚便刺，只見一道黑光，已自不見。玉鑾見了，暗暗點首，只得引兵回營，來見弘祖。弘祖問道：「司徒與郝魚相戰，勝負何如？」玉鑾歎道：「還未有勝負。」弘祖道：「司徒為何哂笑？」玉鑾道：「原來那郝魚，卻是個魚精，所以到危急之際，便起一道黑光，就不見了。明日只須如此如此，他便不能逃了。」弘祖甚喜，令桐凌霄相同玉鑾行事，不在話下。

卻說郝魚化道黑光，逃入城中，報知與玉鑾相戰之事，說道：「明日小將一定要擒他，使彼不敢正視河內。」司馬觀道：「如此甚妙。」當夜無話。次日郝魚辭司馬觀出府，忽報玉鑾又在城外索戰，郝魚提棍出城，兩下相見，更不答話，接住便殺。戰上三十餘合，袁玉鑾忽然將身一聳，跳在空中，一戟刺將下來。

郝魚吃了一驚，化道黑光正走，只見袁玉鑾不慌不忙，取出一領五色錦衣，望黑光罩來，那郝魚便逃不去，依舊持棍來戰。忽見桐凌霄騎著駭雞犀飛舞而來，大喝道：「你死已臨頭，還要逞強！」郝魚聽了，舍了玉鑾，來戰凌霄。凌霄更不與他鬥武，手中拿出一條彩線，結在一條斑竹上，向郝魚丟去，郝魚卻慌了，又要逃走，玉鑾念動真言，喝聲：「郝魚還不見形？」只見那郝魚將頭一搖，即時變成一個大黑魚，上了桐凌霄的斑竹彩線，搖頭擺尾，甚是好看。有詩為證：

世事無端起戰爭，魚精也會弄戈兵。

可知晉室無人傑，顯見天公助俊靈。

袁氏錦衣如鐵網，凌霄彩線釣非輕。

瑯琊認作干城將，不道干城是水城。

凌霄釣了郝魚，殺散晉兵，同玉鑾來見劉弘祖，獻上黑魚精。劉弘祖看了，問知緣由，不勝大喜，問玉鑾如何發落，玉鑾道：「人身最難，他不知修了許多年數，才得修成人道有道術人，不忍輕傷人命，若殺了他，誠為可惜；若留在此，未免要生反心，不如待我帶回並州，日後也有用他之處。」伏案弘祖便將黑魚交付玉鑾，玉鑾將他頭上畫了一道符，鎮住了，放在水盆中收拾好，只等起程帶他回去。正是：

郝魚顯出真形相，且去安身在晉陽。

且說那晉軍陣上敗兵，回入城中報司馬觀，說郝魚被袁玉鑾捉住，顯出正身，原來是一個黑魚。司馬觀見說，沉吟不語，暗想道：魚精也會出戰，真是異事，所謂國家將亡，必有妖孽，非虛言也！便與眾將商議退兵之策。只見秦志和說道：「郝魚顯出原形，朝廷體面全無能使禽魚亦來效力，未免失計，如今之計，莫若堅城固守，不與他戰，彼食盡計窮恐非良策，計無所出，自然退去。彼既退去，然後大王以輕兵追之，無不勝矣。」司馬觀依言，傳旨叫各門上俱設強弓硬弩，增兵防守，為堅守之計。